

獺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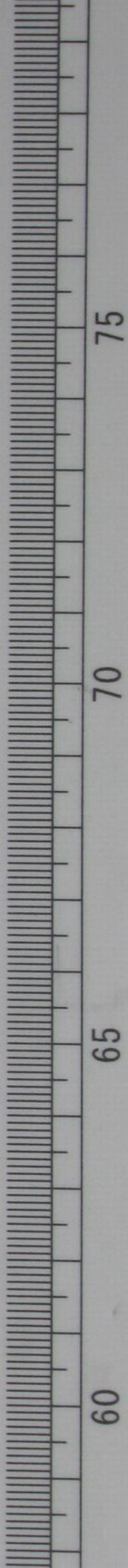
第三仙幻
第四仙幻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1

2



繪圖石

繪園第三目錄

仙幻

青邱子

花籃道者

將鬚人

元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溪道人

夢召散冰珠

魏左二公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峯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馬西風

F0191-(2)

白厓老祖

范了髻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楊太真

桂花仙子

陳朝後主妃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

北京神相

繪園第三目錄終

繪園第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譚

仙幻

青邱子

青邱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邱先生隱于
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
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
想偶因秋晴遊蹤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陽徑
幽委不覺愛翫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



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崖絕磴中水流花
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
之聲披襟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
奇古而衣冠杖履瓢囊並仙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
息竦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得入之由具告所
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
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平生
口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踪跡矣老父曰吾卽
王重陽裔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爲期待我西蜀

琵琶峰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卽
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遲
則虎狼立至無噍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
簫管寥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
始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
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饑顏色益少
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然不
悉琵琶峯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日忽聞
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詩中却有此峯名在亟問其處

吟者曰此卽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自勝旅懷頓
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伴各各
謝別而去求尋其峯積日始到至中秋前一日晚露宿
峯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凌空跨鶴而來者白鬚老父
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
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生止可學
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邱子見住武
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
青邱先生居于武當何峯願先生垂告老父曰六株松

下一茅菴卽其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纒經信
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
磴躋蹊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茆屋數間
在焉烟蘿四合仄徑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遇童子出而
延入仰視青邱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
重陽使汝來也拜罷趣遣沐浴畢令住菴後淨堂中給
使堂中有藥鼎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燄光騰照耀林
壑生至第教以守鑪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
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笥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

類霹靂夜半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沃入其聲瀟瀟
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爲
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慍
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
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斤分而爲二又
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漸
漸而薄因成鐵片擇甲午丙午諸日鑄成六劍懸于絕
壁之下以飛瀑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
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其一畀生令童子

開其腦後臂間藏之亦亡所苦却令齋心七日盡傳擊
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棲止誠無妄用其劍第
一不得作世間非爲事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
童二玉女其一自佩于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
後又却來尋至則室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
中道士道士曰青邱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
行過荆南見先生混跡丐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
所之也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卽是青邱所
傳古本矣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隆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船底橋徐家

其先施有耕夫船為橋

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髯持曲竹杖杖頭挂藤絲水火籃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屨敝則棄之將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喜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見私製綠布履子一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敝以施道者須再製無難耳四郎見履新

好不肯施其妻傅玩亦有難色獨此女在房內固請施與四郎彊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治之因脫下花籃摸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瑩挑兩匙于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令其父急持履子追送之四郎挾履奔馳見道者徐徐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顧盼之間亦失道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慟歎女急取沸湯調藥飲之奇

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蟲如指大者百餘其蟲並有鱗鬣
爪甲積歲之病頓除明日于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
此女嫁于人尚在高承先記其事爲人說之

捋鬚人

王吏部穀祥之曾祖電目翁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
過張王府墓上遇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訝其道
貌殊凡數時日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王翁
曰神清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捋其鬚曰老子莫胡
說歛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及遇此人

而歸兒女皆失笑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手捻處已變

爲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據太原徵君云是國

初王仲光事非電目也烟霞小說記誤未詳孰是近見一書

載善相過仙人捋鬚者號
偏鬚子姓許後入終南山

元符先生

元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
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探窮年累月坐
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受淨
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猛叅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

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亦不測其住處也
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爲縣
小吏故少保績溪公宗憲擁旌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
事幕府傳呼使令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謐少保
頗與麟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
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回顧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
曰汝在此耶明日密緘手札半幅敕清虛亟往投錢唐
令乃是授意于令使其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
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爲人端雅憫然顧之遂屏兩傍

人吏召而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令使我杖殺汝矣清
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
豈昨宵醉後之失言乎惟某得聞獲譴死矣因具述以
告令令曰是矣汝可速改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戀妻
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
人在乎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旣脫斯難狼狽出杭城
易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已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遇
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遠人亡乃復還
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主驚顧

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
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脚蓬頭布衣瓢飲視其鬚髮皆鶴
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卽元符先生
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心人耳汝歸鄉
戀戀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頭誠祈願
終身爲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
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攜之浮蘭江登爛柯山
直至關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
襄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雲回又還廬山火殿遊歷數
年諮受道要蚤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歸源
之奧所傳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元符先生與
樊池子于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鶴容色不改皆云未嘗
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遺事

世知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機爲業因婦
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愁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
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蓬席之上輒無分寸其
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啟視則六七丐者在焉慶便入拜

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眾丐搔掌笑曰子癡矣吾屬
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不已伏地如故彊
乞破甌中殘瀋噉之以舌舐盡歸而身輕如飛攀墻援
樹幾欲凌虛而上鄰里聚觀叩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
不驗谷郡肅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元
君路遇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
至已久驗其日卽此人下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
乞在吳市中又曾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
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至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
山上問姓名荅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
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矣真人跪請
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始隱去後夏閣老言再應
召北上來叩慶慶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爲金時
以爲妖妄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折其字示之也世宗皇
帝下詔訪求慶一日擔街頭破草鞵壘成小洞方廣丈
餘端坐其內扇寒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
烈燄中裴仙人騎白鶴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宏農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篷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長柱少年嗜黃白之事棄家隱臨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士過其門無不流連款接嘗從方士學鍊丹遂鑄鑪鼎爨薪鼓鞴以爲黃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歸祝往謁之偶見敗篋中一鈔木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深元鑪中造化之真機

燦然大備印之平日所得亦畧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之奇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嘗爲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懸圖購募妖僧會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今驗之非是令津邏徧身搜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來買酒肉湯餅恰穀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

錠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斲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本乃是蟲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畫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畱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爲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旣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八有令固畱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餽供我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彘肩一肘疑是道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

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卽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市權僦壑聚集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汝收畱全真何爲縱之令其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殯葬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苦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屍棺中惟一彘肩已腐臭不可近矣卽是酒家前日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

其書未云世廟十年劍槎市西宏農青谿道人智誤有
彭祖蒸臍方呂仙助容丹造逡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
少丹打老丸諸方不可盡述其金丹妙訣及歌文多不
錄錄其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姪女結因
緣五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爐內
雪乾坤千朶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
前

夢召散冰珠

萬歷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蓋落魄不拘少
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帝有
旨隨其行爲風烟擁而去逡巡便到帝城乃在最高山
絕頂上宮殿鬱鬱如雲氣中采繡雕鏤不可名狀屏風
塵帶悉繪鳳鸞傍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丸髻綃衣執幢
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丹枝翠葉交燦
于庭見金案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中悉盛冰珠瑩徹
有光帝坐紫綈帳中傳呼甚肅召玉女兩人捧玉盤出
命上人立殿前磐石上取冰珠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
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右手握而撒之夢中自覺

稟慄殊常肌膚生粟手指欲墮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則衣裳中漸有煖氣而寒威解嚴久之撤未半聞天雞鳴俄而下界之雞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叱被推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楚不自勝時天向曙童子開門出視則積霰盈庭矣其年冬江南吳越間大雪數百里江河膠結舟楫不通士人既廢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想不復以世事挂念竊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宦遊其地因探而往焉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

氣幽佳躍而登岸微窺鳥徑誤入其中真仙境也于時澗花襲馥風籟瀉空烟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之際不覺攀躋深矣舉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對坐石上神姿端妙絕世少雙解后士人如舊識相謂曰郎君非紫皇殿前散冰珠者乎士人曰唯唯懵然未曉何人追憶夢事慘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爲郎君續成遂出五色綵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解巾角小刀子齊手切玉勻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下刀如泥俄而指

就令士人合眼須臾以五穴孔續入新指癩上俾以神
膏滑如飴有頃連接都無所苦屈之成節按之有聲遂
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開眼笑而謔曰將不弄假
成真耶然吾玉不可妄得是上清希世之寶價倍世間
溫涼指子勤脩道庶足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
郎各臧所剉玉屑一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
迴顧如夢但見荒厓斷壁向之靈境都無所睹遇一行
脚僧到問地何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峯青城山下道
書所謂第五洞天也問何遠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
待何時汗平士人驚異具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
親故宦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暑日含
裏中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途次無
聊尋思二女郎容貌宛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冰珠
盤者始悟神仙續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遇于此異哉
自爾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關病癢矣
後求尋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人具
陳其事

魏左二公

萬歷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廢菴道人年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定人也年少于魏數歲兩人時時遊京城皆莫知其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祝秀才父號鳳臯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遇見二公私奇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山絕勝處所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中公盡發其行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聲不逢人跡祝頭上烏巾輒爲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語亟行莫慮兩人挾之疾走忽轉而北

又轉而西指盼之間不覺隱隱有人家烟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乎既至則石梁跨欄屋宇森沉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敘話頗加敬焉具茶畢邀入中堂則雕欄繡箔紅亭碧榭水出洞口雲生樹中蓋靈境也詢知魏產洛中左燕六祝越人卽戒行廚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奇無不畢陳又命出女伎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牀角心大驚疑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客酒罷備湯沐浴陳設衾裯亦極煥煥祝中夜曉不敢交明

日天未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登高岡令其回視笑曰夜來觴酌之地安在祝遙望周遭惟見丹崖繡壑灌莽荒烟向之樓閣臺榭一無睹矣祝念昨宵之事不知何等低徊良久默然而行魏公懷中出小棗長寸許與祝齧之覺了不飢復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蹇衛形如紙翦取水喫之遂化成真驢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開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覺已及順成門矣二公于是呼驢至前復取水喫之其形漸漸縮小次第走入懷中祝

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敬重竟不測靈怪之理焉左又善鑪講術試之神奇鳳臯子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西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皆會廣事

西角頭幻戲

萬歷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會廣後聞會廣是道非僧實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眾舉事乃左道淫邪之徒聚眾舉事而欺偽託其名以鼓愚瞶耳及收真會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仗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就戮看者圍繞

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橫亘天半眾齊仰
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之所之京師震驚忽
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曾廣倚柱而嘯手作反
接狀眾聞惶怖于是禁衛巡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
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右百騎押付市曹不待時而
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掖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
守門吏詰問之父自唾其面云本在室中炕上假寐不
知何緣到此爾何故領爾許人來縛吾眾察其精神猶
矍矍如睡中時江陵當軸聞其事疑之密令出他囚論
死者戮于市取首以獻朝廷秘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
見廣在順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
終不敢言之厥後稍稍泄于宮禁天子冲聖亦悵然知
廣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人
肄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古鬚
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相驚歎
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啟閉晝出夜還凡經兩月求

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費諸郎君薪水不貲
今方告歸懷眷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兼有薄贈眾皆
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貲何由設讌召客謬許之至明日
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以爲妄頃之至矣然
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曰某等枵腹以待師之
盤筵不下晝當卜夜乎道士曰無憂也乞郎君將琴書
盡數檢束虛其室鑰以俟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具
如所教勾當訖俄而道士與四書生攜手閒步不覺行
至雷峰塔下徙倚半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海設將

畢矣盍反乎眾應聲而還入寺隱隱聞笙歌鼓吹之聲
不知何等漸近則卽其室也啟戶視之綺筵羅列水陸
畢登器物金銀犀玉之屬目所未睹歌童舞女遞進于
前幙帘茵褥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罔敢
下箸道士飲噉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撒其銀器分遺
四書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卽便下拜
啟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郎君寧不
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卽廣也四書生曰
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稱爲

會廣即道士曰妖民爲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人不知
會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災厄所不能
害況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
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聲欺天下耳某則會廣
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游戲不覺五六年來真如夢境
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寧有變
幻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曰唯唯卽下階負牆而
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衆相聚看壁移時回顧室
中向之盤筵歌舞寂無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
大駭愕明日報杭城傅金吾家讌客伎女無故仆地病
如中瘡怪風驟起客皆逃散迨至夜分伎女方簪席上
失去銀器多少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
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峯老人

玉峯老人姓王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
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於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
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元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
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多年人皆奇其不死諸

少年嘗搆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比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爲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孥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爲閩南太守挂冠歸吳門曾遣人推求踪跡老人直至吳下郎中益奇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畧無所受旋亦告別視其襪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困乏有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上掌中捻之卽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爲丸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邸舍解出裹泥已變上金光燭一

室人家或請老人會同飲酒見盤中所釘梧子擦松之屬戲裏幾粒以貽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于盤中復如故噫自古神仙能煎泥成金矣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糧還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事豪奢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得一言楚人祝石韋受其傳嘗曰玉峯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

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麗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爲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爲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算數俗傳是仙人所遺藥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傳至今未嘗闕乏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赤松子採藥處也豈卽松子所遺藥乎

羅浮隱者

萬歷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數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噉麪肉如常人而獨無溺矢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覘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店人惟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隱者隱者戟手大罵遂出杖頭錢別置簞膳取酒一斛連噉恣嚼凡盡數器而臥此店人忽稱腹脹如廁洞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販

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咒術所爲再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笑曰吾飽食故遣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販人爲之謝過須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爲縣解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漁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覲耳彭顧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旛數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盃甘冽殊常兩人飲罷彭顧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水造成醪醪酒也別注一壺如鶴股傾之不竭搬出葫蘆中肴核種種並珍怪之食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吾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乎彭許諾道士忽擲杯梁上化爲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顧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

大喜過望通夕不寐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顧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行可數十里纔至一幽絕處泉香石翠花媚草靈望見繡幃丹崖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來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遂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誠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勤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訖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靈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昵賓游譚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香風普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厓老祖

白厓老祖者雲南真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水銀吞服之運自己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不知五百年後變否耳聞人陳履吉或稱是故尚書嘗葉家從白厓遊隱于雁飛三

頓嶺節開至今尚存萬歷年間橋里朱九成時在彼因
諍曰匡問道白屋憫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
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一嚥而吐還還時已成小
餅甚堅如石募子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
叱而遣去是時老祖受沐府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范了髻

范了髻者不知何人結廬武當香爐臺下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遊一處沿溪數里桃

花爛開風景幽奇實異人世溪行盡處有高山峯巒秀
拔儼然畫圖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木交蔭美箭成
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阡陌路衢又皆宛若舊識
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櫳甚潔堂中有春帖子一聯
題曰流水桃花仙路杳白雲紅日洞門長細玩之恍是
竹前生手跡既寤便大慟與家人及鄉里別而去不知
所之萬歷間曾京中有為諸生者特往踪跡見之于終
南山張秀才應遴說

紫溪先生

柴紫溪先生者昆山縣人大京兆柴黼仲兒也生四子
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尚
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山家
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此中但少沙糖二三
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須也其家載糖
果數車給焉至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煩亦并却絕
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先生見即謝
去明日人與菴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焉自爾絕跡
余師耆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宏治間常熟有陸大叅公潤者為溫州守有聲御史為
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閒行至虞山下遇一道人坐青
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咒之開花滿樹潤
大驚拜之遽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
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
西亦章程先生說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萬歷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家居鄉

聖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雙
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常服役府城多
歇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定亦在觀中
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貫酒與道士歡飲迨夜分
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
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某爲君
邀至可乎但不得妄與酒飲飲則敗吾事矣約束殷勤
沼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著壁閉其兩目口喃喃
讀咒文咒已方便開目趣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

自樹影中來形貌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便命
促席並坐弄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嫋嫋之聲
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黃鶴唳空漸遠
而沒月華于座上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
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羅背刻濟陽秋三字宛是李家
故物也訝不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
廊下沼彊持一卮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忘前
誠乎連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爲烟氣而滅沼怏怏
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

門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間問其曼眠之故
曰夜來夢中見天使遣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驚不
自持卿何爲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
姬之魂也沼惋怛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
陳太常與郊時爲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真

毘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聞
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如此
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隱見堂內銀屏
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餘人皆麗
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見七尺絹素
屏風上有畫楊太真唐宮夜宴圖問之張平山畫也衆
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夜遂絕跡青瑣高議載宋
人秦子履所撰溫泉記以今徵之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于市中
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齋日夕倚
案瞪目注視念欲得佳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果必採

擷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妖麗裝衣輕妍
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在牆東士人
心意東鄰無是女也但貪慕豔色狂不目制擁之人惟
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趣辭去定昏之後復來自是
夕夕無間每至則室中起靈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闈
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戚舊輩
竊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姿首世所無也驚為狐魅
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
青蛇遍索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爲祟耶可賞吾劍忽應

曰身是崑崙山女與此郎有累世因緣是以暫諧繾綣
耳卿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語其戚獲輩曰君家如
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
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
毀此畫俄頃畫晦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彌漫一室
移時朗然闕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
而已甲申數歲小兒並見緋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
人歸驚詢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妝衣香氣氤不散者
經月悽戀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

其真莫能髮鬚于是乃止終身不復髮焉好事者賦
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云玉京仙路杳冥冥鳳折
鸞飛去不停泣盡雲軿何日返教人遺恨失丹青此于
唐小說中真真避劍及黃花寺壁寧王畫馬化云之事
千載合轍矣豈解元之畫神妙通靈一至是乎張文煥
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后主妃墓

萬歷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澗居民刈藁
早之歲丹陽縣

開家湖水澗
居民刈藁

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焉其家五子延姚江老生爲
師密謀于老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目却活
肌膚容貌儼然如生殉物形製都非近世有而指甲與
髮纏繞徧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自稱是陳朝後主
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
國時事歷歷可聽欲振衣而起衆以爲魅乃推及戕之
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在老生驗之果然後
爲鄰讎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其地委有陳後主妃
墓焉悉以劫賊論至抵死幸老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

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蓋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
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歷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十
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女之
墓既得梓棺遂破焉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生被髮長數
丈旋繞其體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插髻有大白玉簪
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太陰鍊形
之術數千年已滿今且暮活矣慎勿傷其體膚將重報

汝盜不聽急攘其臂間跳脫不得凶斫數刀臂斷遂絕
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寃令卽
余友袁君光宇也遣吏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
盜發棺者無疾而死袁君旋擢爲尚書郎治河張秋以
河徙懼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爲陰譴云吳人王徵君穉
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沈休文女昭明妃
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取寶玉生時花貌葬時衣
有工字研爲袁令取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
王先生曾見之白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

西塞山脉所締結最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妃墓在焉娘娘卽妃是矣

紫霄宮道人

萬歷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如
鍍足蹠不著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積雪凝寒
了不爲異其隨行弟子海兩善行草說是楚諸生或云
道人卽玉虛子也姓李能于掌握起風雷造集仙樓于
武當山中昔遊長安春官侍郎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
莫測所終陳旃說

孔道人神算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髯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
數正傳雲遊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袁黃
儀卿因早喪父母失學將棄舉業爲醫適遇道人于寺
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卽補邑諸
生矣何不肄業袁告之故引之歸家試其數每言小事
無不畢驗遂起名場之思謀于表兄沈稱稱言邵海谷
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袁遂禮郁爲師道人
爲袁起數縣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

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與之卜終身否泰
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
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
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袁因筆記于小書之
杪常私省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
孔公所懸定者獨算袁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
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學憲卽判令補貢袁心疑之後果
爲署印楊君所駁直至丁卯科落舉未捷時袁頗有藉
甚之譽股學憲檢浙場備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

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瞞下乎遂依縣申文推補貢
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也袁益歎孔公之神
竊自計曰豈其然乎由是淡然無求終年靜坐而已後
遊南雍太學訪雲谷會禪師于棲霞寺禪師授以立命
之說教之力行善事無破孔先生算數拘縛以爲義理
之身自能格天又教持準提咒不令間斷持得純熟于
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始獲靈驗袁偉
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蓋悟立命之說而欲
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大學科舉道人算定第

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如故竟生子登第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者袁因著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撫字安卿家財百萬廣結朝貴入貴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老僧神相與駙馬隆平侯三人一等粧束聯騎而行既至老僧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曰金枝玉葉帝子姻親相隆平

侯曰昨上分茅勛臣之胄後相至撫歎曰富長者可惜可惜好匹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撫聞斯促報急理歸鞍部署家事以待死期至是歲果無病而亡恨失老僧姓名也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瞎子開肆長安街上初不知名時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揆掃門無客馮忽詣相府前踐溺其下虞侯數十人蜂擁而至詢是何人共相責問馮舉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去位也眾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然不言戒左右善遣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

下罷相之命矣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
瞎子時馮已束行李候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
家居尋當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來京也新鄭
抵家纔三年果有後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致數
萬金而歸此太原徵君說

猶園第三

猶園第四目錄

仙幻

虬仙 十則

蛻仙

廣仙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篷張

菜頭張

銅瓢張

白尊師

李大瓢

李半仙

草憨憨

剪頭仙人

猶園第四目錄

知不足齋重訂

樵陽子

元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箕

衣繡人

郭道士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翔

慧虛子

利瑪竇

瞿道人

江生

神巫

蟠桃會

荔枝少年

賣薑翁

席生二

葛承奉

玉龍山傘戲

續編第四目錄終

世之言孔仙者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
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交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仙幻

孔仙已下凡
二十事

猿園

猿園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仙幻

孔仙已下凡
二十事

世之言孔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
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各窮
其異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韻語靈氣奕
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訪之子椿
年秀才肄業秦陂山中秀才余姊夫也極好扶鸞其族

會園第四 仙幻

一知不足齋重訂

雪帆子所傳授者後兩沈生皆少年天死遺有符咒書
本一箱並是蟲迹鳥篆文字黃素書古漆軸余悉取而
焚棄之今所記降乩之詩僅十有七首乩仙嘗為余寫
蘆花仙舸卷子題百字令長句及五七言短歌盛誇一
生祿命後竟不協亦不能盡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
號一曰絳雪洞天使一曰黃石公一曰安期門下鶴喙
仙班一曰虎觀使一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鄧元岳
一曰周岐鳳女仙一曰羅縠仙子

絳雪子下壇詩已下皆七言絕句

絳雪紛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來蒼星已遲玉關口
接餉蟠桃齒頰開右一絳燭緋羅吐燄奇謫仙齊賦下
壇詩明晨奏章元元殿奪得東方宮錦帔右一

羅縠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繁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背笛
吹殘人世幾紅塵

鶴喙使自題

已下皆五言絕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滌世氛酒醒棋一局不遣世人聞東

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會真記可仙幻

一知不足齋重訂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醉瀛洲一聞香篆結跨鶴洞庭秋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棗題賦

仙家愛梨棗採之餉羣真絕勝金母桃結實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乘烟駕鶴來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鄧元岳詠寶劍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虞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絳雪子還蓬萊山

五雲擁蓬萊雞唱玉樓開鐵籊一聲曉琪花落滿臺

又題虞山七檜

虞山冷紫烟星檜七枝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七

之傍有葛洪煉丹井故云

虎觀使辭壇詩

更籌已報四雞唱又過三鸞輦在前路跨鶴歸烟嵐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鶴上先生自題其乘鶴

像已下皆四言絕句

聲振穴寥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涸瀛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纔登仙跡俛仰塵世已成今昔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於石中以贈錢子

穀城之巔下有黃石天地不朽此石不泐欲鑿吾照爰
徵茲筆

又題圮橋墮履圖贈錢子

欲樹奇蹟先死競心圮橋故事永爲良箴

座中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曰醉

仙索筆題酒酣放歌一首但記其首四句

我居白玉十二之金城面面羣峯拱而立下有萬頃桃
花波點作醪酏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成運
乩如飛味其元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能構合
也夫詩鬼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人往往署
名曰江湖散人庚巳編志怪錄並載其降乩語不獨余
所目見矣

白雲穎

婺源潘璽卿士藻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雲
穎者嘗隨之密室嘯詠相屬潘自謂與御風者遊矣記

其題嚴州建德縣唐寡婦詩三絕云砧杵不成眠嚴寒
午夜天衣裁無垢著課子當金錢比肩難作雙並蒂空
畱核欲識霜闈心嚴灘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會爲秀才能詩貌清癯余嘗
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有扶乩致仙者題詩
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有韻致
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宮侍郎孫公繼皇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他
事召乩仙降壇則宛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共游
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有陰有
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陰贈之典矣侍郎平生不
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翫采游元真世上逍遙仙官
也宜乎靈爽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見其事爲余說
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於家設壇

召仙仙至則女仙劉采春也凡題云余在蓬萊山飲九
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棋適白鶴雙雙鼓翼而來稱
有能詩者在座欲賡歌耳問李郎爲誰則采石江頭捉
月人也問在座能詩則蔣君鉉字伯玉其人也問劉采
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雙燕不知腸欲斷之作已又題
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廻
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序其家世歷履顛蹄云兒本浙
西錢塘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
能詩賦盛有文彩擲筆鼓琴藝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
子草窗集行世被雷在山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木兒
百花率其衆來攻虎林而此草遂燬於烽燹不復傳矣
兒十歲時卽能於阿母鄉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
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名厚遣金繒因媒妾娘
強納聘於家予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
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狄郎狄郎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
也偶於路傍彼此目注遂藉苒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
阿母長逝摧隕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於弟
大德而身與狄郎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脩性煉形之

術食松栢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
子王子喬謠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
載此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
問仙姑何以知之荅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
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
問汝宗可致乎曰可於是更焚符咒頃之箕運如飛云
弟周亂昌自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相愛相親情逾
肉骨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遭此長別上有高年
兩尊中有良友密親下有孤兒寡婦一生事業了無究
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奇
聲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曹
矣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飲乎荅言上帝一日賜三盃
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
社劉昌伯母也今方疾篤負牀允清上舍爲周君營葬
事贈孤孀敦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
終旣殮頂猶溫識者知其升天無疑始驗此書之不謬
焉王子蔣子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於篇

神仙酒

亡祖駕部府君夙慕至道別署崇陽子每歲遇四月十
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焉常半月
之前先釀白墮於牀頭俟其熟壓以成獻戊子年缸甌
中嘈嘈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君教云神
仙過門則酒赤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既半席間所
薦之酒悉變爲丹霞後余移寓郡城種花池上亦常造
酒祭呂翁啟視缸面竟成珍珠紅矣家人以爲仙過不
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望雲家蒸秫釀酒忽
作絳色異之已視甌中則一層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

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於缸上點藥化石爲金鼎燈
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種甚奇

蛻仙

武夷山接筍峯下幔亭塢中有歷朝以來蛻仙共十有
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禱雨
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蛻仙夜半自
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往往如此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半空透迤又過水濂道院遙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蛟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癯肌如脂目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者有御史某來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卽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爲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因呼之爲蒲仙嘗在嘉興城東角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浣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有疾病摘蒲施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癱瘓往叩蒲仙乞藥便撒溺於地令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言亦愈衆以爲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臥於簷下氣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臥此一日六字於壁間而夫及販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跟踉而還見蒲仙於塢口挾兩狸置

於肩而出安得臥此地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挾之狸卽二虎矣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黑東齊人也萬歷三十年間繇秦州渡江來遊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淖弊狀若風狂號爲垢仙每行市中羣犬競來徵逐俗又呼之爲狗仙矣路遇邑丞導從箕踞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之衆驅出界遂入姑蘇城坐於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曝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焉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已死就視無恙

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原相公聞而來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間忽高聲叱曰何不速了却會上方特旨召公再入政府兼敕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質之忽又高聲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子法姐爲郎多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跡之者衆矣歲餘忽不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涇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黃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裏穴地而坐委曲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時取生魚噉之村民共以爲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於鄉造而請焉

垢仙曰汝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
有弟子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
而卒村民火其屍棺燬燒赤大如火毬停數日有人
見其坐泖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
機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相
從俱去亦能書曝赤日夜沒於水盡得垢仙之術與其
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宿風露中餐
霞吸澆朱進士張孝廉諸君共爲買地齊女門內造老
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也

一說垢仙常自稱張明珠談人間事無弗中者惟刈北
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澇麥爛不及收割婁江王夫
人卜女娠何祥舉其陽示之左右毆擊後果生男迎歸
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載而還趙
祖美問謁選何官叱曰爾當先做壽官趙三月病卒方
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沉於水以爲死矣停數日復在
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席裹屍棄之河濱
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在岳王廟前王小選
士驥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能測嘗呼方接頭爲堯

夫而不名方居吳中獅林寺一日殿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矣急詣上海叅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泐上凌波而去

夫子李

夫子李者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禪封爵於其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棲于玉虛宮穆宗皇帝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語中貴人曰吾久留此山糜

費國家資糧無益於事明日往雲南去也中貴人曰師

今年老舍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朝可乎曰要行便行

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道士守之其夕僞病死

深相怪歎明日給棺盛殮葬之于樺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

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盃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

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乎昨傳山中送葬者何神

人耶李大笑掌其頰曰少年莫浪說於是潛遁而去衆

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陽岡發棺惟一鞠草履子存焉

斗篷張

亦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觔上下齒版如飛故得名

會真第四回 仙幻

十二知不足齋重訂

斗篷張隱武當山蠟燭澗脩行山中猿猴常採名花異果釀成美醞獻於斗篷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卿入山求道斗篷賜之一盃醉經三日其後斗篷過吳昌門從梅卿乞齋梅卿出家醞一罌重七十觔為獻斗篷曰某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罌泥褰裳而踞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胄後為裨將棄官雲水喜噉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嘗為右方伯雲遊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白尊師

白尊師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菴舊名衲院道行高古閩頭陀師事之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繇太學爲貲郎後棄家隨閭頭陀雲水出無瓢囊亦不見其所常攜帶藥物惟善採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頰立能返黑還童人以是異其神變呼之爲半仙矣住茅山年九十三歲

草憨憨

草憨憨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當山瓊臺觀側有憨憨道人東甌何白嘗見而問道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剪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剪頭仙人斷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甌以爲常矢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滴入淨甕罐中攜歸則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繇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事於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數遣官吏入山敦請車騎旁午於途不至最後以禪將往強之出山旣達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且凍矣衆見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七歲少年身披百結

納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於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鬢黑髮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爲翦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敘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於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暢曉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對者時有東浙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遠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瀉倒獄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附注咸謂仙人周遊八垓淹貫千古

言非孟浪皆爲誕章誕天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奇蔑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綿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於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需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帥各送棗二石至遽命置於閣下不須昇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於袖中次第給散其下

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來參禮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於閣上下者百餘人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衆皆惶懼二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勘鞫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乃使万俟卨羅織而成仙人卽三畏之本身也夷考正史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人服其藥者終身無病爭繪小像龕事於家初仙人乘白驃而來遂畫乘驃之像焉

樵陽子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於母門遂名之爲化緣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於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於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赤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持一升半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

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憩少頃又一紫衣老人脩眉便腹策杖於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斲黃精生餌之漸覺不飢耐寒輕健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悟遂起坐於石上歎曰大奇大奇於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

其事皆呼爲樵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無有也又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頽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稍聞於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頓忘疲乃至大樹下具問所緣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得復形爲人耳今遂命伐樹授斧丁急植中壑震如霹靂火生其

腹割然洞開見遺蛻焉身著布衲髻頂鐵冠腰繫黃絲
縑猶未爛頭枕一劍劍柔可繞指髮垂覆額已長丈餘
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於蛻傍得石匣匣中有券其
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
與賓客左右各各驚歎而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遺
蛻築菴居樵陽子灌縣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爲師數年
前來遊江南自梁溪至姑蘇居於武林之西湖俗流多
不識梁溪士大夫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
僚士族子弟亦不爲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於心地上
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譚中丞
秉鉞西川時常爲樵陽子建大通觀於青城山下至今
尚存

元洲子

元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著破衲
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爲太學生
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諸學士
大綬林居其長郎寢瘵積年衆醫治之皆云不及式矣
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必齋

六年算耳然吾與諸兒溪上一角妓往還情屬謀欲擅
之非百金莫辦子爲我居其間朱生曰藥能活人足矣
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
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
臥內褰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
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乳半盃置案上卽於肘後摸
一小銀壺盧傾出神藥兩方寸七色紫而細研其半投
入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牀足不著地再
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啞然作聲曰莫
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
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體在衾中漸能蜿蜒
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復盡良久遽起坐便欲下牀而兩
足橋然果不能下於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
方設酒食之具於西廳事前長郎忽憑侍者肩直詣廳
事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畱坐中同飲飲畢其家出金
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於途中私詢其
藥何名道人曰此卽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所謂
鉛錫投和而黃金克成乃圭入喉而潤氣立反斃方猶

然况其

縣

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戲耳此藥固能
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奈何靳之乃
脫下破衲頭折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有金字一行曰
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合於淨室齋心三日寫其
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語見溪上因告別朱生
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秘然不能脩用復以其
書授之王霞子此道人娶妓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去
也

席生小棠

子多路

為肥鄉

席生者號小棠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少
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幸之常令侍飲
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數年一日挾兩翦
頭胡雛歸張氏不知其奇也家有讌會童子攜銀壺溫
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童子泣訴於主人舉家詬
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草請於爨下索之眾共走爨
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聲徐舉其蓋則銀壺宛
然湯中酒已溫矣瀉之不少涓滴旋復命左右取酒盛
滿壺中用紙丸塞其壺口去壺蓋倒合席間亦無涓滴

金瓶梅詞話 第四回 仙幻

王知不足齋

漏出於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異之行廚諸物水陸畢
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不可取然一著其手雖鎖
鐵櫃中已在其懷袖間矣每當月明之夜輒呼酒大嚼
召羣鬼昇輿擔篋而出周遊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
所擔篋發之出其地土產之物以徵於座人咸莫測其
理也久之復走塞下遇敵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遣神
兵驅之敵潰而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爲京營小將中貴
人聞之日夜誘說逼之傳述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
其昔年有挾胡雛事乃使人上書誣告構以交通外夷
之罪有司驗無實跡止於遣戍遼陽而已尋遇赦還北
平告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峯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
後出自此杳然無聞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璩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禹步但拈片
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咒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北方
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璩生坐致行廚亦不用符
咒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素椀樑下承珍果美饌羅列滿
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

周箕南浦風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陰符諸經精勤不
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窗下日誦千遍而已曾
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遊仙夢名山洞府
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過懸崖絕澗凡十餘處
烟雲鮮媚花木繁榮異獸珍禽能歌善舞詢其地曰此
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遇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爲
解谷神二字義奧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誠以早來此
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不

及考問而返服膺元教至今不忘嘗其睡也每五六月
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能絕粒明
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余遇周生於西湖片石居生
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爲勸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
余醉倦思寢遂入寺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
衣臥臥風露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衣繡人

楚西荆澤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梁冠身衣錦繡容狀甚
奇古腹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爲醉叟

隨行惟一弟子手攜黃竹籃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蟻
蝦蟇及一切蟲蠃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蓄
諸毒何故荅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可猝致也市
中童兒爭覓毒蟲數十種見異人飲時悉以乞與皆擘
而生嚼之如得未嘗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杯中啜
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栢枝葉去
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蛇涎鬚髯之際觀者股栗咸
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恣意飲啗似有盈味嘗曰
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於蝎蜘蛛則
以小者爲貴諸蟲中惟蠃不可多食多食則人一日之
間嘗過十餘家飲更不穀食盡日沉醉而已或於古廟
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嘗提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八字行住坐臥斯須不忘言人往事率多
奇中人以苛禮相苦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
醉然後去也小選袁中郎赴官曾見異人於沙市自後
莫知所之中郎爲作醉叟傳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素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六

十歲時遇一異人至蓬素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更二
十年後吾當點化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尚書方
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也其後蓬
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究其術皆房中補導
名爲接命後入西山養火半載出居觀中鬚髮返黑面
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便作禮而拜深加
敬事得其術一二焉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於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龐眉美髯神姿清古方
岸幘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對飲視余脚盃蹙
額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莫想蓮香白喫否余曰蓮
香白卽吳下亦少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俟少間客
散爲子設之趣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壺來須臾水
至異人便於肘下囊中取出粒藥狀若枸杞子擲壺中
用綿紙封固謂余曰少待頃之座人皆星散矣余便問
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山來偶攜得白雲一
縷請出贈君復於囊中掣小葫蘆周遭紙絹封裹呼余
鍵其樓窗用手次第揭開葫蘆有雲如篆烟裊裊上騰

逡巡漸作紫色氤氳旋繞布滿室中食頃其雲穿窗隙
而出急命余開窗曰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爲芳醪
不覺芬人齒頰連呼大白浮余又曰莫學俗子飲啞酒
不歡也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
明手足能動服飾窈窕如生人令其持盃至余前勸
飲便叱使跪求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焉急收入袖中曰
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攜得李蓬頭星書在袖因出
甲子呈異人看第稱曰郎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
聲彩極振但目前尚有重厄耳余謂蓬頭算中焦狀元
名赫都下先生曾識其人乎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
譬語漢不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
字於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便當呼公爲白
雲先生也不離店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詰其地消息之
不可得矣余繇此遂決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遭危疾幾
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骸垢
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於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

人家屋宇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鏦鏦有聲又能嚼墨噴人忽黏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斑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於袖引出鮮鯽鯉諸魚數十頭付廚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出一牡羊羊遠欲走遂牽於市賣之乙巳春董學士入楚督學泐上諸君送之共觴酌昌門外范家樓上道人來眾求試法乃撮出福橘十四枚於袖中分而嘗之余亦在座後一日過余里門爲小妓所侮孫顧視賣桃人擔云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頰立時赤腫如桃大焉楚不可

忍還復哀祈乃索杯水咒之三嘔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石韋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者也應城楊給事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瘵經年骨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遇師出刀圭之藥起之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畀藥如初訓誡諄切皆至言要道給事病繇此漸漸得瘥師覺其神王趣使復脩公車之業擔簦赴舉既獲雋又勉之計借誠云汝功名在三口裏莫測所謂後鄉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

之兆給事自進士擢第後於世味泊然選授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客遊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卽石韋也庚戌仲春邀讌署中說此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旣甄一署祝石韋昔年楚中所稱祝老師者或云卽其人也又常改姓爲鄒時時變易無有定名彭於黃白之事已得手有年所至妻妾子女輜重隨擁甚盛所傳者云是先世彭祖之術繇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密密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於自然汗吐下以爲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去胸膈中病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繇也然大抵皆養性交接之術嚴邵武言

慧虛子 亦稱宜真子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爲真仙初鍊鬼得章生日聞云是閩中解元少年天死立願相隨孫氏舉家事之

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於紙上另置一空紙於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啟視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眼荔枝之類於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劈開則所報之箋在焉或設鐘鼓於仙壇上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筵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百里外皆來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鑿鑿如見言皆神異夢石老人是孫姻家居止相接據云小樓與孫宅並每夜穴壁孔窺覘見孫披髮裸體啣刀跳擲用五色繩子數百丈圍於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鬼颯至作呦呦之聲因知其所鍊果是靈鬼不獨一慧虛子也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遊於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教第奉天主爲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卽天主也婦人像若西玉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七寶莊嚴者然旣以其像進聖母張壁凜凜便救收藏於庫其所

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屬天子甚異之賜賚無數日給殮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上者尤奇一撥關振衆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出賣者所攜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筆之精中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數萬億言一覽而得人謂其胸有成案故能然據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卽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往嘗刻輿地圖於金陵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夏中疫臥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婁東王公薦一方士於族姪侍御家姓瞿籍金華府共稱爲瞿道人常挂花瓢於肘後及持天台藤杖嬉遊山水間道人有一刺函中以素紙封絳箋一條於內槧題甚固衆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爲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者方以爲奇有頃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

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五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挾某貴人書往謁吳淞帥府舟經葑門遇相識偕某術尉過其舟持一縑爲贈求看年命畧批行止江曰不得暇矣強之出甲子置案上覽焉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當有大災術尉恚忿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城下失火焚燒畧盡賠費不貲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巫多黠者開化縣太末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屠其腹巨斧斫胸跣足行火磚上口含沸油噴人著人體膚立見糜爛而其口都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以自纏縛其體其異如此屠隆禮部少時讀書山中目擊之

蟠桃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常過楚之常德寓鄒溪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時市人競相稱賞徵逐聚

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以金帛酬之強雷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壽雜劇羣伶命市人置一大甕於劇場中央八人裝爲八仙次第走入甕中曰請了衆弟兄們同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上往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矣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爲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藥於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爲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衆訝其南北路遙何繇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輕紅摘入新瓷罌中用火洒沃之投以他藥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輳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徧嘗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神狀類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器中如纔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容舍在一酒肆方士遂賃隔壁半間宿焉中夜聞有聲穴壁竊窺見

少年取大瓮鼎盛土出銅筋一雙搗之甚熟種荔枝核於內頻用鴛鴦手輕拂其上口喃喃作胡咒語咒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頃睡覺自梁而下見鼎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纍纍紅熟可餐矣連枝帶葉一一翦下剉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膳醇醪進焉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問何名荅曰烏鬚膏也少年因解襖中取青藥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

翠淨授之曰吾藥一粒可和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土畫地也請自此別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朱邸無不贊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菓可種不必荔枝鼎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飽實馬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賣薑翁

會同書何仙幻

聖知不足齋重訂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嘗荷薑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髻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於市上却謂翁曰某有黃白秘術非其人勿妄授叟豈有心者乎翁默然不應但取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并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嘗客龔司馬錫爵家一日邀龔飲把袂並入書齋中破壁而進龔自身不覺已在大空宅子高樓上飲飲畢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之龔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爲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不捐貲脩補所到村邑見有瑜婆坊寺靈閣神儀無問金木土石若染若碧並卽布捨糲餼塗治後先費以數萬悉出於爐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備加榜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

白事乎逼之不已燮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歎曰葛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穉庸客武昌親睹傳說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虛少有拔俗之韻嘗館於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時闢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戛於雲表而平生絕不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爲癡秀才矣偶過福山劉神廟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磨墨瀋以待濡毫亟命喝題

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金手不傳揮立綴五絕語多元勝誇賞藝林嘉靖三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身之所處恍惚舊遊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稱不更還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解軍之雲南事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菴際暮投宿望見菴主綸巾羽屐據繩牀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才也顏色轉少鬚髯如青絲因攝衣下拜通鄉里姓名且告其家中消息云郎君亦爲邑諸生矣金笑曰不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

令詣村店進少酒啗仍來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其夜寢
於庵內繩牀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襖中傘張之用
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
湧之聲凌晨寤而起視身却臥於揚子江岸西津渡口
推問岸上擔夫已是鎮江府東郭門外矣自暮及朝瞬
息萬里怪莫測其所繇尋憶昨宵所經蠻烟瘴雨之鄉
真落夢境乃歎息絕思也視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
家人云浮蹤浪跡絕無處尋勿更以爲念也自是人知
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於終南山孫太學

脩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繪園第四

